

# 四大名著里起“花名”意味着什么？

现在的大公司，流行给员工起“花名”，比如“风清扬”、“郭靖”等。有人说这是现代企业的先进文化啊！其实并不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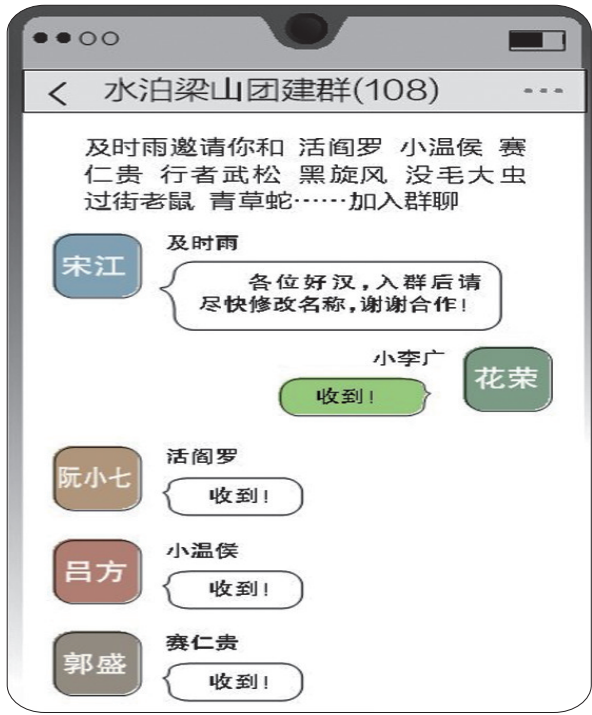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个每个员工都有花名的公司，是水泊梁山。水泊梁山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绰号，其实就相当于花名。梁山上的很多人，都会拿一位更出名的人作比，或去模仿一个人物。比如神箭手花荣，好比善射的汉朝大将李广，花名就是“小李广”。阮小七性格猛烈，花名就是“活阎罗”。还有两个使方天画戟的，虽然武功很菜，但一个喜欢模仿吕布，一个喜欢模仿薛仁贵。他俩花名就是“小温侯”吕方，“赛仁贵”郭盛。

没有怎么办？那也得现编。比如武松，以前做良民的时候，打虎、做都头，哪怕充军发配，从来没有什么花名。等他彻底死心，改扮成带发修行的行者，要上山落草了，发现没花名。这哪行？不像社会人儿！这才临时抓了一个“行者武松”。《水浒传》的“花名”，当时叫“绰号”“外号”，其实还有个别称，“匪号”。有时候起匪号还得有仪式感，花钱请客，请一群江湖

上的哥们儿弟兄，千里迢迢赶来，这叫“贺号”。贺过了号，这才算具有了某种身份，被某个组织承认了。《水浒传》里，甚至不入流的小混混，都有花名：和杨志挑事的那个，叫“没毛大虫”牛二。和鲁智深挑事的，叫“过街老鼠”张三，“青草蛇”李四。他们都受到了某种认可，在自己的那套体系里，是一号人物。

第二个有花名企业文化的企业呢？当然是贾府。贾府的丫头们，虽然也有用本名的，但基本上都有花名。而且，每个老板，手下员工的花名都不一样。

贾母的丫头，花名喜欢用宝石：琥珀、珍珠、翡翠、琉璃。老太太嘛，就喜欢这种富贵吉祥的东西。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，这四姐妹很有文化。所以四个人的大丫头，是抱琴、司棋、侍书、入画。合起来是“琴棋书画”。十二个小戏子，就从唱戏的花名直接带过来了：龄官、芳官、藕官、蕊官……而且，花名是要根据主子的需要随时改的。比如贾母的丫头珍珠，后来给了宝玉，宝玉就改成“袭人”，他肯定不会让丫头用这么俗的名字。这



个名字很有文化，源于一句陆游的诗：“花气袭人知骤暖，鹊声穿树喜新晴”。

贾宝玉的四大丫头，叫袭人、晴雯、秋纹、麝月。秋纹是秋天的水波纹，晴雯是晴空的彩云，袭人指的是花香，这四个人分别对应是花、云、水、月。你可以说这都是极有诗意的东西，也可以说这都是易谢易散、易流易缺之物。

不同的主子，好恶还不一样，所以这个“袭人”，

又招来了贾政的不满。因为这些诗词歌赋，是贾政看不上的：“一个丫头，不管叫个什么罢了，是谁这样刁钻，起这样的名字？一定是宝玉！”主子改名字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也不需要征求丫头意见。地位高一点的香菱，作为薛蟠的妾，正妻夏金桂给她改名，还假惺惺地征求了她的意见。当然，不管香菱乐不乐意，香菱第二天就变成了“秋菱”。改名事小，夏金桂

宣示权威是真。

总之，《红楼梦》里的花名，有三个含义：第一是获得某个组织的承认；第二是贯彻主子的意图；第三是作为主子的工具。

第三个有花名企业文化的企业呢？当然是取经团队啦！

孙悟空原来就叫孙悟空，当然还有“齐天大圣”和“美猴王”。遇到唐僧之后，唐僧说，我们来“破冰”吧！你改名叫“行者”。行者是带发修行，跟着唐僧这样的正式剃度的和尚，就有仆人、侍者的意味。我想，孙悟空最不喜欢的名字，恐怕就是这个“孙行者”。

猪八戒原来不叫猪八戒，叫猪刚鬣。刚鬣这个名字很好，因为这是坚硬的鬃毛。他遇到唐僧之后，唐僧说：我们来破冰吧！你改名叫“八戒”。“八戒”的意思是“断了五荤三厌”，虔诚守戒，不可动摇。我觉得，深夜之中，猪八戒可能会摸着自己的鬃毛，想起原来的名字。

说到四大名著，还剩下一部《三国演义》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出现了一位最不在意“花名”的人，是一个小朋友。他就是诸葛亮

的小书童。刘备一顾茅庐，一敲门，出来一个小童。刘备要显得自己很牛（或者很庄重），就说：“你告诉你家主人，汉左将军、宜城亭侯、领豫州牧、皇叔刘备，特来拜见。”小朋友一个白眼翻过去：“对不起，我记不住那么多名字。”刘备没脾气，只好说：“你就说刘备来访。”不愧是诸葛亮的书童！刘备就是刘备，扯那么多没用的干啥？

有人说，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，是无所谓的事情，这是不准确的。在宫崎骏的电影《千与千寻》里，千寻进入了神奇世界，汤婆婆第一时间，就是改掉了她的名字，只能叫“小千”。后来，她拼命想找回自己本来的名字。因为后来的名字，总是贯彻了别人的意图。当然，这意图也许不是坏事。也许是恩赐或控制，也许是提拔或保护，也许是畏惧或敬重。也许你对这意图保持距离，也许趋之若鹜，这都没关系。但是，我仍然希望，在深夜，摆落了各种“花名”之后，照一照镜子，找回真正的自己。

哪怕它只是一个梦。  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## 文人墨客也爱打油诗

打油诗是指通俗诙谐、暗含讥讽且不计平仄的旧体诗。旧时文人对自己的诗作进行自嘲或自谦，也称之为打油诗。

相传打油诗为唐代诗人张打油所创。他的代表作《咏雪》这样写道：“江山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”有学者认为，在全民皆诗的盛唐，并无张打油其人。“张打油”不过是众多草根诗人的代称而已。

其实，这类诗并不始于唐。这种大白话式的顺口溜，远在秦汉就有。比如秦末揭竿而起的陈胜、吴广就曾写过一首《咏石塔》。诗曰：“远看石塔黑乎乎，上面细来下面粗。有朝一日翻过来，下面细来上面粗。”在这首近乎白描的诗里，暗藏着扭转乾坤的雄心。

西汉著名文学家、辞赋家东方朔也曾写过一首打油诗。据传，汉武帝每年

都要给大臣们分肉，有一年夏天，又到了分肉时，可分肉官迟迟不来。东方朔便自己割下一块肉，扬长而去。他担心汉武帝怪罪，于是写下几句顺口溜为自己开脱：“东方东方，你太鲁莽。肉还没分，怎能领赏？拔剑割肉，举止豪爽。割肉不多，还算谦让。拿给殿军，情义难忘，皇上宽大，谢过皇上。”汉武帝见诗写得滑稽有趣，非但没降罪，反而额外赐肉一块。

历代文人墨客不乏此好，留下了不少妙趣横生的别样诗句。李白、苏东坡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杨万里、唐伯虎、解缙等都有多彩多姿的打油诗传世。请看，苏东坡的《竹笋焖猪肉》：“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使人瘦。不俗又不瘦，竹笋焖猪肉。”寥寥几句把东坡先生爱生活享美食的情趣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欧阳修笔下的打油诗

别有味道。话说欧阳修在一家新开的酒家吃饭，饭后店主人问味道如何，欧阳修以谜语和谐音脱口答道：“大雨哗哗飘湿墙，诸葛无计找张良，关公跑了赤兔马，刘备抡刀上战场。”主人问是何意，欧阳修说出了谜底：第一句是“无檐”，即无盐；第二句是“无算”，即无蒜；第三句是“无缰”，即无姜；第四句“无将”，即无酱。

济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只不过他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变得夸张离奇。他俗名李修缘，法名道济，是南宋一名高僧，在灵隐寺出家。济公颇有逸才，尤其是诗词功夫十分了得，有《释道济诗集大全》传世。他笔下的诗多为打油诗，每读令人捧腹。至今我还记得儿时背过他写的一首诗：“何须林景胜潇湘，只愿西湖化为酒。和身卧倒西湖边，一浪来时吞一

口。”每读此诗，仿佛看见这位专管人间不平事的疯和尚，醉卧在西湖边。

明代风流才子唐伯虎有一年除夕，因囊中羞涩，无钱置办年货。他百无聊赖中，只好到寺庙里看花找乐，过了一个别样除夕。唐伯虎有感而发，写下打油诗一首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般般都在别人家。岁暮清闲无一事，竹堂寺里看梅花。”

有一首传为千古美谈的打油诗，相传为清代康熙年文华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张英所写。张英老家桐城的官邸与吴家为邻，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，供双方出入。后来吴家要建新房，想占这条巷，张家人不同意，写信给张大学士，希望他能干预一下。张英看信后，回信写了四句话：“千里来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张家人阅罢，主动

让出三尺空地。吴家也让出三尺，“六尺巷”由此得名。如今这里是安徽桐城的一处名胜。

不光诗人喜作打油诗，不少皇帝也以此为乐。贫寒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大典上写的一首打油诗流传至今。诗曰：“鸡叫一声撅一撅，鸡叫两声撅两撅。三声唤出扶桑来，扫退残星与晓月。”此诗颇有开国之君的胸襟气魄。

清代乾隆时期，某位翰林给乾隆上书时，将“翁仲”误书“仲翁”。乾隆皇帝甚是气恼，挥笔写下打油诗一首：“翁仲如何作仲翁，十年寒窗少夫功。而今不许为林翰，罚去江南作判通。”

乾隆故意把功夫写成“夫功”，把翰林写成“林翰”，把通判写成“判通”，极尽冷嘲热讽，羞得那位翰林灰溜溜地离开了京城。翁仲是秦始皇手下一

员大将，身高一丈三尺，秦始皇命他守边，匈奴惧之。此人死后被铸成铜人作为宫门“卫士”。后世又把翁仲石像置于帝王陵墓前的神道两侧。翰林居然将大众熟知的“翁仲”误书“仲翁”，难怪乾隆大不悦。

到了近现代，打油诗仍然颇受欢迎。鲁迅先生一生写旧体诗不过三十几首，其中就有一首打油诗，题为《南京民谣》：“大家去谒灵，强盗装正经。静默十分钟，各自想拳经。”当时正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后，国民党的内部各派山头林立，他们为保存各自实力，都打出“共赴国难”的招牌，一块去拜谒中山陵。但背后却是各怀鬼胎，争权夺势。鲁迅先生的这首打油诗，只用了一个“装”字，便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们在“静默”背后的丑恶嘴脸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